

下册
郑民钦译

过往的一切，如今全有了答案：其实那份深情始终都在，只待他去找回。
曾有的澎湃也从未消失。
只是这一回，他将用他的方式，为自己的使命发声！
缠讼多年，桃色泄密案最后结果出炉！

命运

運命の人

「日」山崎丰子 著

之人

下册
郑民钦译

命运之人

運命の人
「日」山崎丰子著

目录

第一章	证人	1
第二章	春天尚远	21
第三章	明暗	59
第四章	上诉审	131
第五章	最高法院	165
第六章	冲绳	187
第七章	尻切洞	203
第八章	铁与火的暴风雨	221
第九章	OKINAWA	245

第十章	土地斗争	263
第十一章	少女事件	293
第十二章	生命最宝贵	315
第十三章	美国国家档案馆	335
第十四章	浩瀚的大海	357
作者后记		383

第一章 证人

鲤沼玲来到世田谷祖师谷的弓成家已是下午三点过后。

他打开朝向院子的客厅玻璃门，环视着屋檐以及房门到大门的通道，对正在厨房泡茶的由里子说道：“这房子的设计不怎么样，不过室内装饰风格还过得去，是体现由里的情趣吧。”

“谈不上什么风格……你坐吧。”

洋一和纯二最近开始去私塾学习书法，还没有回来。

由里子穿着淡红色的针织套装，考虑到鲤沼玲长期在国外生活，就给他泡了淡抹茶，连同干果一起端进客厅，放在桌子上。

“都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这么文雅啊。谢谢。”

鲤沼玲端正地双手捧着织部陶茶碗，按照茶道的规矩，分三口半喝完，点头恭敬地说道：“好茶艺……”

接着恢复往常无拘无束的声调，“由里，有几年没见了？”鲤沼玲长睫毛下明亮的黑眼睛看着由里子。

“差不多有十年吧。洋一出生后第一次过男儿节后不久，你还给我们照过很多相片呢。”

“是啊，亮太抱着小洋一，到处说这孩子长得像自己，一副傻父亲样儿。”

鲤沼玲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由得笑起来，由里子也跟着笑。鲤沼家在叶山，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和八云来往频繁，他们两人在亲戚红白喜事的仪式上见过面，高中又在同一所学校，所以互相了解，很快成为亲密的好朋友。

“我去纽约的总领馆更新签证，碰巧从那里的日本报纸合订本

上看到事件的有关报道。以前《纽约时报》搞到国防部的关于越战的文件,刊登在报纸上,后来掀起知情权的攻势,与政府进行全面抗争。但是大概因为这起事件牵涉到男女关系,感觉与《纽约时报》的事件似是而非。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担心挂念。不过,现在看到你还是这么开朗的样子,总算放心了。”鲤沼玲谈起自己在国外牵挂由里子的心情。

“怎么样?因为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我自己都感觉变成一个老太婆了。”由里子凄凉地笑了笑。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现在和当年八云美女姐妹中评价最高的时候一样,有漂亮气质……”

由里子制止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小学四年级的洋一最近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安慰我说,妈妈,还是盛夏时节。”

“这是怎么回事?”

“不记得是哪一天,深秋时节,和洋一去公园散步,看到风卷落叶而去的景色,不由得情绪感伤,嘟囔道:妈妈不喜欢秋天,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完全变成一个老太婆了。洋一很一本正经地安慰我说,妈妈,现在还不是秋天,正是盛夏时节。”

可是,洋一还接着说:“因为妈妈的人生不仅仅是为了爸爸,所以还是不要这么说。”几个月之前的那天深夜,自己和丈夫谈到离婚的时候,被孩子们听见了,洋一和纯二一起从房间里跑出来,发疯一样大哭大喊,叫嚷着“爸爸和妈妈离婚,绝对不要!”这样的大人话,从那以后,夫妻之间的争吵虽然都是小心谨慎地不让孩子发觉,但一想到孩子敏感的心灵已经觉察到父母亲的不和,就心如刀绞,备感孩子的可怜。

由里子低下头,拼命抑制溢出的泪水。

鲤沼玲看着她,担心地问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你现在工作忙些什么呢？”由里子改变话题。

“在悉尼的城市开发竞赛中，我们的事务所获胜。我担任设计开发主任，现在是准备阶段。”他说话的时候显露出浅浅的酒窝。

高中时，他就对车站建筑、教堂、湘南海岸新建的游艇停泊港感兴趣，立志成为建筑家。大学也是进入当时学生还不多的建筑系。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出国留学还很难，但是他成功申请到富布赖特奖学金留学美国。虽然附带有学成回国，为建设日本服务的条件，他却无法接受日本建筑界色彩浓厚的师徒制度，再次赴美，先后在纽约、波士顿、丹麦哥本哈根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最近又回到波士顿，逐渐开始从事大规模重要的设计项目。

“这么说，这一阵子和叶山的父母亲住在一起？”

“我本想这样，但各方面的事情要和我联系，只好住在市内的饭店里。”

“要不在我这里住一宿？庭审后，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弓成在傍晚之前回不来，不过他要是知道你来，一定很高兴。芙佐子现在陪着婆婆去能乐堂，她一回来肯定会立即过来的。”

“我也这么想，不过今天看看洋一和还没有见过面的纯二后，就得告辞，晚上还有个约会。”

“真遗憾。东京待到什么时候？”

“十八日乘坎塔斯先去悉尼，圣诞节在波士顿过。”

“悉尼正是盛夏，这么短时间里在气候完全不同的地方飞来飞去……快一点找个对象，没人照顾，以后看你怎么办……”

“我不想听由里对我说这样的话。”鲤沼玲的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由里子。

“妈妈，我们回来了！”

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沉默。

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

对美国局前局长吉田的反询问呈现出每朝新闻社辩护团发动总攻的景象。

在团长伊能、副团长高槻询问之后，大野木站起来。大野木以“反询问的高手”而著称，清瘦的高个子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显得比平时更加潇洒干练。

大野木的唇枪舌剑越发尖锐犀利。

“可以将爱池·罗杰特的巴黎会谈视为归还冲绳谈判的最后敲定吗？”

“是到了这个阶段。”

吉田作为外务省官员，具有光彩耀眼的人生经历，但与上一次检方的主询问不同，今天流露出些许紧张的神色。

“巴黎会谈的内容就是第 877 号电文所记述的吗？”

“并未全部记述。”

“也涉及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吧？”

“是的。”

“然后是索求权问题和是否同意签订协定。电文记述的大致就是这些内容，有没有我没说的内容？”

“我想内容就是这些。”

“这里没写 VOA、P3，这是因为在前一个阶段就已经解决，所以不是主要的讨论议题，是这样的吧？”

“既然电文没写，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横沟议员在国会上手里挥动电文之前，吉田在国会上一口咬定与巴黎之间的联系都是电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今天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但是，在昭和四十六年十二月七日的众议院冲绳委员会，还有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您作为政

府委员，对横沟议员提出的在巴黎会谈中是否讨论过索求权问题的质问的回答，是完全不记得，只有 P3 和归还冲绳的日期。”

“这未必就是撒谎。”

“可是，电文中对 P3 只字未提吧，既然不是主要议题，您在答辩时却仿佛作为主要议题似的特地提及，这是怎么回事？”

“大概我当时的印象，记忆很深吧。”

“您对横沟议员的质问故意回答错误，这是为什么？”

“形式上也许这样认为，但我个人对索求权问题不是太关心。”

“十二月七日的众议院冲绳特别委员会离爱池·罗杰特的巴黎会谈不过半年，难道您就忘记索求权作为议题讨论过吗？”

“坦率地说，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您故意把根本没有涉及的 P3 说成主要的议题，是吗？”

“对于我个人来说，P3 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记忆很深。”

“我不是询问您的个人感受。因为索求权问题是爱池·罗杰特会谈中重要的议题，而您偏偏忘记，我认为这不可思议，才问您的。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问，现在询问冲绳归还日期问题。在巴黎会谈时，日本方面提出四月一日这个日期，但是美国方面说，决定日期是上院的权限，如果他们知道行政部门在协商这个问题，上院的反对就会增强，所以这里的协商必须保守秘密。您在作证时是这么说的吧？”

“我们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事情就很难办。”

“可是爱池大臣在巴黎会谈后不是就对随行记者透露这个归还日期吗？”

“我认为，那是爱池大臣按照自己的政治态度、解释进行说明的。”

“这么说，大臣本人损害了高度的国家利益吗？”

大野木不给对方喘息的穷追紧逼让吉田顾此失彼，旁听席传

来一阵笑声。

“我认为这是爱池大臣作为政治家、作为大臣判断的结果。”

“这要是让您说出来，您就很为难吧？”

“在谈判的时候，我们这些事务人员经常这样认为。”

吉田证人进行反驳，大野木律师走到证人台旁边，说道：“这是去年六月十日、即巴黎会谈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面刊登有您所说的一旦泄露出去就很难办的全部内容。您要看吗？”

大野木把报纸的复印件推到他面前，吉田像是看不清楚似的眯缝着眼睛：“字太小，看不见。”

吉田的心计是能不看就不看。

“哦，看不见啊。我早就料到了，给您准备了放大镜，请吧。”大野木把放在西服口袋里的放大镜掏出来递给吉田证人。法庭内哄堂大笑，实在是妙不可言的法庭斗争技巧。

吉田证人对大野木律师接连先发制人的进攻难以招架，苦笑一下，拿着放大镜阅读报上的文章。

“我认为这是根据爱池大臣的说明写出来的稿子。如果非说大臣的心情不可的话……”

“不，推测就不必了。爱池、罗杰特会谈时，决定在归还冲绳协定中直接援引一九六九年日美共同声明的有关去核化的第八项内容。这是当时的佐桥总理大臣的希望，也得到爱池大臣的理解吧。

“您在证言中说：美方提出，如果日本援引去核化条款的要求被泄露出去，会刺激美国军方，所以希望保密；同时对日本国土是否存在美国的核武器问题，双方商定既不说有也不说无，不置可否。但是，援引两年前共同声明中有关条款本身也是机密吗？”

“在条约中援引条款与共同声明中的单纯主张在法律上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美国对援引条款非常不愉快。”

“愉快不愉快另当别论，您说过：冲绳保存有核武器，这是国家

的最高机密，所以绝对不能公开出去。是吧？”

“是这样的。”

“但是，冲绳保存有核武器，正因为有，才必须要撤走。美国的报纸不是早就刊登过好几次吗？”

“这是他们获得某种情报源撰写出来的。我们向美国政府确认，他们的回答是仍然坚持对冲绳的核武器既不说有也不说无的立场。”

“但是您知道报上已有报道这件事吧？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的《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亨利·史密斯写的报道。”大野木把报纸放在吉田面前。

“这我知道。”

“美国已经决定撤走核武器，我们这边的报纸也对拥有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报道。这个您看过吗？”

大野木向他出示同年九月十一日的《基督科学箴言报》复印件。

“对这篇报道我没有印象。但我经常说，无论报上怎么写，美国政府与报上所说的绝对不一样。”

“刚才给您看的几份报纸都不是主观臆测的报道，都写明信息来源，这些都出于国务院的高官。”

昨天的检方询问主张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是机密的，绝密电文一旦公开会对外交谈判造成巨大的损害，强调电文的“实质机密”性。而今天辩护方的反询问则是证明电文内容通过日美的新闻报道、政府首脑的谈话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没有机密性可言。

但是，吉田证人森严壁垒。

“美国政府一再说，不论新闻报道、政治家怎么说，美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不愿意把核武器问题写进条约。”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共同声明中涉及核武器呢？如果冲绳没有核武器，不是没有提及核武器的必要吗？”

“这是因为考虑到我们日本国民的感情才写进去的。”

“共同声明应该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同意吧？”

“但是，也有人不进行这样一般性的解释，因为这样会引起军方的反对。”

“您在回答检方主询问的时候说，允许 VOA 继续存在五年、撤走 P3 都是机密；还耸人听闻地说：如果美国海军知道将要撤走 P3，协定就会毁于一旦。政府打算永久保守这个机密吗？”

“六月十七日，即协定签订日之前。”

“可是，六月六日，佐桥总理就对新闻记者说，P3 将如愿撤走。这么说，佐桥总理违反了国家公务员法吗？”

旁听席传出窃笑声。

“对于向记者透露具体部分的内容，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法律问题，但我们事务人员还是感到为难。”吉田寸步不让。

坐在被告席上的弓成仰着脸，听着吉田证人极力回避抵赖的证言，不禁大为扫兴。

今年二月，弓成从专职采访外务省的霞关俱乐部调往担任采访执政党、国会的永田町记者俱乐部的时候，忽然接到外务省报道课课长的电话，说是美国局局长吉田想设宴饯行，问时间何时方便。

弓成与吉田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且虽说是首席记者的调动，也没有听说美国局局长都要一个个设宴送行。连以作风强悍被人敬畏的干事、读日新闻的山部记者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见是一种破格。坦率地说，弓成是满腹狐疑地前往赤坂的料亭赴宴。

席间报道课课长在座，他负责安排周旋。

弓成背靠壁龛坐在上首。

“祝贺你荣迁到永田町俱乐部任首席记者，这样一来，政治部

部长的位置就近在眼前了。”吉田态度温柔、半是奉承般地敬酒。

“承蒙您一直关照，晚辈们还在这里，以后还请您一如既往地关照他们。”弓成一口喝干杯中酒，回敬一杯。

“每朝新闻的记者的确个个优秀，你不在这里，我都感觉寂寞了。”吉田微笑着又劝酒。

弓成开玩笑地说道：“光嘴皮子上说的吧，您脸上可没写着寂寞啊。”

“也许你说对了一半。我每次翻开每朝新闻都有点胆战心惊，生怕今天又会出现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你不在，我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吉田那一张圆眼睛的圆脸上露出看似天真的笑容。

“还说呢，局长在采访时那种装聋作哑才让我大吃苦头啊。”

“由于工作关系，有的话不能说，你也得体谅我这个当局长的啊。北美一课的那些人算是被记者们恨透了，我想说的是，你就放他们一马吧。不过，弓成你从哪里搞到的内部资料，弄出那么多独家新闻，说是佩服你吧，其实真拿你没办法，虽说你和安西审议官关系好，审议官也不会毫无保留什么都告诉你吧？”吉田眼珠一翻，瞟了弓成一眼。

“我去审议官那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争论，他要是把什么猛料都透露给我，我也不至于拼着命和旭日、读日等报社为争夺情报累得筋疲力尽。”

“说得也是，不过你写对美谈判的报道真实具体，那内容只是有关人员才知道的啊。由于内容的准确度很高，因此北美一课甚至有人觉得你是不是深更半夜钻进办公室打开锁着的抽屉偷看过文件啊，感到害怕。你真不愧是记者俱乐部首屈一指的老手，采访的功力就是不一样。”

吉田一边使劲劝酒，一边夸大其词地盛赞弓成，隐约显露出别有用心图谋。

弓成假装醉醺醺地问道：“我只是聆听次官恳谈会、局长谈话以后，满地爬着一丝不苟地寻找情报的碎片。有没有您特别看中的报道？”

“那就太多了……对了，去年六月就有什么爱池大臣的书函、暗示代付索求权的报道，吓得所有当事者都脸色煞白。”

柔和的圆眼睛瞬间闪过锐利的光芒，那眼神似乎在说我知道那篇文章绝对是看过特定的文件后才能写出来的。

“噢，那篇新闻稿啊，我还想知道更具体的情况呢，可那已经是极限了。”他把一片鲍鱼放进嘴里，用装糊涂的样子问道，“我认为外交谈判、国家机密和国家利益是三位一体。局长是外交行家，你怎么看？”

“虽然你说我是外交行家，其实我们的上头还有政治家的考虑、意图，可以说是没有一定之规，这是我们最操劳的地方。你到永田町俱乐部以后，一定要给我们引见一些在外交上有主见的政治家。我们今天不谈令人头疼的话题，我来唱一支歌吧，这是战时我在柏林学会的唯一的歌《野蔷薇》。”

吉田突然刹住话题，开始用德语演唱《野蔷薇》。他具有相当出色的歌唱才能，但弓成感觉到吉田的话里带着“我可知道你的那篇报道是根据绝密电文的内容写出来”的弦外之音，因而对这个说话闪烁其词、含而不露的老狐狸很反感……

大野木的反询问正逐渐逼近日美之间存在日本代付四百万美元的复原补偿费的密约这个核心问题。

“关于对美支付问题，证人在昭和四十六年一月就任美国局局长之前，在哪里就职？”

“大藏省。具体负责是柏田财务官，美方是肯迪斯财长手下的迪库助理。”

“最先谈判的时候是五六亿美元，双方达成协议的具体数额报到外务省了吧？”

“数额记不住。”

“但您是接替他工作的，应该知道概算吧？”

“记不清楚了。”

吉田重复已经没有印象。

“不可能想不起来吧？您的手里可是拿着国民税金的啊！”

“但是这件事情由大藏省管辖。”

“爱池、梅耶驻日大使会谈中，这应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吧？”

“所以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三亿两千万美元这个数字。”

“在这之前是多少？”

“不记得。”

吉田证人的回答很不正常，他似乎担心大野木手里握有什么证据。

“是三亿美元吧？”

“这也不记得了。”

“您在检方主询问的时候说过细目的数字，只说其中七千万美元是撤出核武器等的费用，没有具体的细目分配。这七千万美元是在什么阶段定下来的？”

“谈妥三亿两千万美元的时候，就定下来其中的七千万美元是撤出核武器等的费用。”

“您说美国方面对核武器的数量、撤走的方法都严加保密，就是说，这七千万美元是在毫无估算根据的情况下随便给的钱。是吧？”

“……哦，是这样的。”

“在有估算根据的回购美国资产、美军基地劳务者退職金的项目上加上这笔钱是什么时候决定的？”